

· 評 劇 ·

李双双

原著 李 准
任 峰 老 边
改編 任 燁 之 凡

春风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根据同名电影剧本改編的群劇。

劇中的李双双是个先进的农村妇女，她大公无私，热爱集体，因此她能积极地向损公利己和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展开不调和的斗争。然而她这种先进的思想行为，却遭到她的丈夫喜旺的极力反对，于是先进与落后的两种思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冲击。……

这是近年来反映农村生活较突出的一出喜剧，它不仅塑造了象李双双这样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它也通过了许多有趣的情节，向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中肯的批评。

人 物 表

李双双 27岁 社員、喜旺妻

孙喜旺 32岁 社員

• 孙 婆 50岁 社員、孙有妻

孙 有 48岁 社員

二 春 26岁 共青团支部書記

桂 英 25岁 共青团員

老支书 55岁 党支部書記

小 王 23岁 汽車司机

大 凤 26岁 社員

男社員甲、乙

女社員甲、乙

第一場

時間：春天的一個正午。

地點：村頭的小河邊。

〔幕啟，李双双上，提着竹籃，里边裝着几件衣服。〕

双双：（唱）二月里的桃花紅似火，

堤边上楊柳發青映綠波。

社員們歡歡喜喜忙着把活做，

整地送糞肩挑車運嘴里還唱着歌。

歇晌的工夫我也不能放過，

到河邊把衣裳洗它一個干淨漂白。

（到河邊放下竹籃，拿出衣服來洗。接唱。）

衣服舊也要穿個整齊利落，

勤又儉建設咱新農村幸福生活。

〔孫婆夾着一捆木板子上。〕

孫婆：（唱）我們當家的真是一個顧家的人兒，

前幾天趕集捎回來三窩小兔子兒。

一窩子黑的黑象一錠墨兒，

一窩子白的白象一錠銀兒。

青紫藍更有趣，粗嘴巴、寬腦門兒、雪里站四

条腿儿，

蹦蹦跳跳真真爱死人儿！

只可惜没笼子是个闹心的事儿，

嘿，真凑巧就赶上队里放着一堆木板子儿。

没人管，没人理，拿它几块也算不了大事儿，

回家去钉几个木笼子儿，装上我那小兔子儿。

我乐乐滋滋往家走，

唔，可千万别遇上双双这个小媳妇儿，

她从来就爱管闲事儿，

张家长李家短，她可不怕得罪人儿，见板子少

不得问底追根儿。

（她左顾右盼地走着，突然绊在双双的竹篮子上，打了个趔趄。）

哎哟！

双双：（抬头发现）原来是孙大婶。

孙婆：（故意没话找话）哟！我当是谁呢，还是她嫂子啊。嘿，你可真能干，歇晌这么点空儿都舍不得耽误。这二月天，河水还凉，常言说“春扎骨头秋扎肉”，可别冰着啊！

双双：不凉。人家修坝的还在水里站着干活呢，这算啥！
噢，大婶你夹着那些木板子干啥呀？

孙婆：哪呀！上回你大叔赶集，买回来几只兔子，没个家什装，这不么，我去桂英她二舅家去，人家现给拆个箱子，拿回来打两个笼子。（急下。）

双双：（怀疑地）拆了箱子钉笼子，不对呀！

（唱）孙婆她提心吊胆走的急，

看样子好象是贼人胆虚，
她平日爱占便宜又贪小利，
这板子的来历令人可疑。

(忙喊)孙大嬷！……哼，走远了，等见了桂英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仍回原地洗衣服。)

[幕后孙有喊声：“喜旺啊！一会儿你到我家来一趟。”喜旺答应：“大叔，我一会儿就去。”接着，他扛着锹，肩搭着衣服，得意地哼着小调上。

喜旺：(见双双洗衣服)哟！（不好意思地把衣服悄悄地甩给双双，双双回头相视而笑，正好被二春上场看见，笑声，喜旺、双双同一怔，二春把喜旺拉过来俏皮地。）

二春：俺嫂子可真不错，侍候你该多周到。

喜旺：(悄悄地)我们俩从来就是这样，我说一不二，你说是不是？

二春：这我可说不好。

喜旺：你嫂子对我就是这样，在家里哪件事都是我说了算。

二春：算了，算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喜旺：我说你不信，从打开春活计这么忙，我就没穿过旧鞋，你看，你看(指鞋)这双没旧，那双就做出来了。

二春：那是咱嫂子手巧能干，管你什么事！

喜旺：(把二春拉到一旁)这你就不明白了，一个男子汉降不住老婆还行啊！你还年轻，等娶了媳妇慢慢就明白了，这里头的学问可大着啦！

双双：你们嘀咕什么？

喜旺：这……我們說你心灵手巧……（双双瞪了他一眼。）

二春：我可沒說額外的。

喜旺：（搭訕地）你把那件衣服洗完了再回家。

双双：（看衣服）这也沒脏啊！唉，我說你們今天干什么活？

喜旺：今天干了个窍活。

双双：什么窍活？

喜旺：（兴奋地唱）說起来今天干的这个活，

不怪人家都說窍門多。

清晨起有輛汽車从咱地头过，

多亏了孙有叔的心眼儿活。

他和那司机小王俩人不錯，

三言两語就借妥了車。

小王他情願帮助咱們把活做，

汽車拉粪快似穿梭。

站在这汽車上头把粪撒，

一气的工夫就干完了这两天多的活。

工分上了賬，

我們一个也沒少得。

这真是下棋不叫下棋叫走（子）儿，

这样的好事可实在不多。……

双双：你別往下說了，站在汽車上撒粪能均匀么？

喜旺：哦……多少差点儿。

二春：差多了。

双双：二春，这事儿你不知道么？

二春：我是在修渠那边干活才回来。

双双：喜旺，这可不行，你赶快找孙有到地去返工！

喜旺：小菊她媽，你这不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么？

双双：嘿！

（唱）撒粪备耕事情重，

岂可馬虎任意行，

粪撒不匀难下种，

秋天难保好收成。

到那时工分再多有何用，

还不是竹籃打水落場空。

我要到地里去看究竟，

哼！决不能叫你們的戏法变成把人胡弄。（下。）

喜旺：你給我回来！給我回来！

二春：行啦，別打肿臉装胖子了，回去等着挨整吧！

喜旺：別看在这里，回到家她还得上我的。

二春：別說了。喜旺哥，說真格的，你們这么干活，誰都
有意見，快走吧！（拉喜旺下。）

〔桂英上。〕

桂英：（唱）天已过午紅日西下，

到处寻找我的媽媽，

老人家真是有点不象話，

整天价东拉西扯說些陈谷子、乱芝麻。

讓她下地她裝有病，

讓她选种她說眼睛花。

我好言劝她她不容說話，

反說我团员也不該管着媽。

（发现竹篮盛着衣服。）

咦！这是誰把东西扔在这儿了？（拿起竹篮喊）哎——誰的衣服忘了？哎——誰洗的衣裳不要了？

〔双双上。

双双：別喊了，是我的。

桂英：看把你忙的，連衣服都不顧了，給你。我还得找我媽去。

双双：大嬸不是抱着一捆木板子回家了么？

桂英：（惊疑）抱板子回家？

双双：她說是从你二舅家拿来的。

桂英：不能。我二舅头两天要釘蜂箱子，还到我們家来找板子呢！

双双：說不定又是拿队里的。

桂英：也許是。

双双：那我找你媽要回来！（着急要走，被桂英阻止。）

桂英：喜旺嫂，你別急！我媽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弄錯了，她又該跟你吵架了。依我看，咱們还是先搞清楚再說。

双双：可也是，不了解情况不能乱撇手榴彈。哎，我就是这个急性子，总也改不了。

桂英：那我先回家，你一会到我家去。

双双：桂英你先別走，我还有件事告訴你。

桂英：什么事？

双双：（唱）你是团员有革命立場，
是是非非看的周詳。

有的人为了挣分胡把窍门想，
站在汽車上面把粪扬，
一片薄一堆厚不求質量，
高低不平犁杖难趟。
这样做对播种大有影响，
你說說批評他們可应当不应当？

桂英：这样的人真怪，是誰干的？

双双：（唱）就是你爹爹和喜旺，

桂英：（唱）他們为什么这么荒唐？

双双：（唱）馊主意都是你爹想，

俺那口子也跟着唱帮腔。

只图工分拿到手，

集体利益扔在一旁。

桂英：（着急地）那可怎么办好？

双双：桂英，老支书不是当咱們說过么，公社是咱們大伙的，人人都应当关心集体，爱护集体，誰要是干損害集体的事，每个社員随时随地都有权利管嗎！

桂英：你是說……

双双：写黑板报，把他們的事揭出来！

桂英：要叫我爹知道……跟咱們吵架怎么办？

双双：不怕！有老支书支持咱們，来，我編你写。

桂英：好！

〔双双边琢磨边念，桂英拿出筆記本来記。

双双：孙有喜旺不太好，

工分牵着鼻子跑，

撒粪站在汽車上，
不講質量光取巧，
影响春耕和秋收，
希望改正作檢討。

桂英：喜旺嫂，你編这几句順口溜，合轍押韵，还真說明問題呢！

双双：別逗我了，你赶快写去吧！

桂英：我就去。（下。）

〔幕后女社員甲、乙喊声：双双！双双！〕

双双：哎，我在这儿！

〔女社員甲、乙上。〕

女甲：双双，你看見老孙婆沒有？

双双：什么事儿，把你俩急的这个样？

女乙：老孙婆把队里装农药的空箱子給拆了，板子都叫她抱走了！

双双：你們亲眼看見的嗎？

女^甲_乙：嗯！

双双：走，我們到她家要去！

〔众下。〕

——幕 落——

第 二 場

時間：接前場。

地點：孫有家。

〔二幕外，孫有上。〕

孫有：（唱）我孫有當過幹部熟人多，
那些個新名詞兒我都會說。
這二年人家都說我落了后，
可是我蓋了新瓦房、母猪養兩窩、小日子搞的
可挺紅火，成天把酒喝。
我認識小王他在城里開汽車，
為人憨厚我時常把他托，
這也叫“工農聯盟”搞協作，
對我的幫助可多的沒法說。
方才我請他到我家里來作客，
吃頓飯、喝壺酒、談談勞勞、熱熱火火，從今
往後常來常往對我好處多。
喜旺可真怪，收工的時候，我就叫他來，直到現在
連個影兒還不見。（望，喊）喜旺！喜旺！
〔喜旺無精打采地上。〕

孙有：我說喜旺，你比八十岁的老婆子还能磨蹭！你要再
不来，我家里的客就要走了。

喜旺：（莫名其妙地）客？……

孙有：剛才人多，我沒說明白。我們沒用半天，就掙了兩
天的工分，這還不是人家小王幫忙；以後我們用人
家的地方多着哩！我方才把小王請到家里去了，吃
頓飯。咱爺們不錯，叫你来，一是陪陪客，二來你
從前住過飯館，炒菜有味道，這回你得露一手，你
給掌掌勺。走吧！

喜旺：（无精打采地）唔！……

孙有：哎！我說喜旺，你怎么象霜打似的——一点沒精神
兒？

喜旺：咳！咱們……咱們上报啦！

孙有：上报，什么报？

喜旺：（唱）剛才我从队部門前过，

黑板报前老老少少圍的多，

見我来他們又閃又躲呲牙乐，

嘀嘀咕咕小聲說，

我走到跟前仔細看过，

（夾白）原来是批評你我上午撒糞馬馬虎虎只圖掙
分，

（接唱）干活不負責，气的我心里煩悶不快活。

孙有：啊！……这是誰写的？这不是成心跟咱爺們过不去
嗎！

喜旺：这……（隱痛地低头。）

孙有：走，你領我看看去！（喜旺无可奈何地被拉下。）

〔二幕开。孙有家，孙婆夹着木板子兴致勃勃地上。

孙婆：（唱）听说家里来了客，

急忙忙回到家里看明白，

倘若是开汽车的那个年轻小伙，

给女儿暗相亲不用媒婆。

（进屋，见没人，把木板藏起来，边走边喊。）

人都哪去了？桂英她爹！哎哟！門大敞着，屋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你看看这些死鸡，登房上阁的，鸡屎拉的到处都是。（拿扫帚忙扫，见猪又进屋，喊）啊，死猪，你怎么也钻进来了！（作打猪状）去，去，去！

〔小王上，进屋与孙婆碰个满怀。

孙婆：哟！踩死我了！（低头摸脚。）

小王：大娘，怪我莽撞，实在对不起。（扶孙婆。）

孙婆：（打量小王，转怒为喜）不要紧，不要紧！你就是……

小王：我姓王，是城里化肥厂的司机。

孙婆：噢！我听桂英她爹说过，快请到屋里坐，进屋吧，进屋！

小王：孙大爷回来了吗？我要回城里去了，问他还有什么事没有。

孙婆：哎，你大老远来的，哪能连口水也不喝就走呢！你要不嫌大娘家里脏，就到屋里坐一坐，桂英她爹一会儿就回来。

小王：（犹豫）……

孙婆：别站在这儿愣神儿啦，（拉小王）快进屋吧！到大娘

家，就是你的家。你餓，大娘給你做飯吃；你渴，大娘給你燒水喝。（進屋後接小王坐下。）

〔桂英上，面帶不悅。〕

桂英：媽，那板子……（見小王在場，不好意思。）

孫婆：（忙打金）揮子？在屋里呢！（對桂英使眼色，忙轉對小王）

王同志，你家里有几口人啊？

小王：就爸爸和我。

孫婆：（喜，復念給女兒听）才两口人啊！老爷子多大年紀了？是干啥的？

小王：六十一岁了，去年退休，享受劳保待遇。

孫婆：（更喜，又念）啊，还享受劳保！那你一个月掙多少錢哪？

小王：六十二元五。

孫婆：（大喜，復念）六十二元五，可真不少。你今年不到二十岁吧？

小王：虛岁二十三。

孫婆：哟，我还說小了，看起来还是城里人长的少相，你看我們桂英，今年……

桂英：媽！看你……（不滿地跑進屋里。）

小王：（不好意思地，忙插嘴）大娘，我馬上得回去，有工夫再來看你老。（站起要走。）

孫婆：（忙上前接小王坐下）忙什么？

（唱）王同志，你別着急，

乍見面我就有一肚子話要对你提。

年輕人就当司机日行千里，

你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你不知道我們家的老根底，

我們家祖祖輩輩忠厚老实数第一。

大娘我心慈面軟待人好，

我那老头子好交朋友講义气。

我这个姑娘聰明伶俐知书达礼，

去年初中毕业六十多人考第七。

我家里可說是吃的、住的、穿的、花的全都令人滿意，

就是我这个女儿，到現在還沒找着一个可心的好女婿。

〔幕后汽車笛声。〕

小王：（乘机地）啊，誰摆弄汽車？大娘，我得看看去。（忙下。）

孙婆：你一会可回来啊！

〔双双領着女社員甲、乙突然闖进来。〕

双双：孙大孀，你怎么把队里的木板子往自己家拿呀？

孙婆：啊？这是誰說的？

女甲：你把队部的空箱子給拆了，把板子抱回家来，你当沒人看見哪！

孙婆：这是哪来的話呀！我們老孙家多咱干过那种缺德的事！

女乙：哼，多咱干过？队里的东西你还少偷啦！

孙婆：偷？你敢說我偷！我可告訴你們，今个我家里有客，誰要誣賴我，我可不能讓他！

女甲：誰誣賴你，晒麦子那天，我亲眼看見你把場上一把竹扫帚拿到你家里。

双双：行啦，行啦！左邻右舍，誰还不知道誰。

孙婆：我沒拿！你們这群小媳妇，成心找我小脚，故意寒蠢我，我找你們的汉子說理去！（要走，被双双拦住。）

双双：大孀，你別瞪着眼睛不認賬了，我晌午洗衣服的时候，眼看着你抱一捆板子往家走，怎么說沒拿！

孙婆：喜旺媳妇，你管的太寬了。那时候抱一抱板子不假，那是从桂英她二舅家拿的，跟队有什么相干？

双双：情理不合，我就要管！你說打桂英二舅家拿的，有什么記号？

孙婆：破木头板子，还有什么記号。你們咬我拿队里的，我問你們队里的板子上面有什么記号？

双双：板子上有字，写的是“农药”俩字。

〔孙婆一时无話可說，这时桂英从屋里把板子抱出来，放在众人面前，指着上面的字。〕

桂英：媽！这不是队里的板子嗎？你还跟人家噙噙什么！（气下。）

孙婆：（对桂英）你少多嘴！（又对双双，強詞夺理）別說这些板子不是队里的，就算是队里的，我是社員，你們也是社員，芝麻粒大的事儿，还值得……

双双：芝麻粒？你可要知道，公社的每一棵小苗上都有大家伙的汗珠子。

女甲乙：要是社員都象你这样就糟了。

双双：你这位“社員”，就是看見公家的东西手长了一点；